

人渣

海風 著



通俗文藝出版社

人渣

洛風著

通俗文藝出版社

內容說明

“人渣”就是人類的渣滓。這一本小说裏寫的一些渣滓，是在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槌擊下，從大陸逃到香港去的一羣白華。

帝國主義統治下的香港是一個罪惡的垃圾堆。大批的白華躲在這個垃圾堆裏，給帝國主義當特務、充打手，倒賣空頭生意，搶劫，賭博，嫖妓，賣淫，當流氓，看相，算命，在帝國主義的羽翼下過着垂死掙扎的生活。

本書的作者是香港的一位新聞工作者。這本書所描寫的白華生活，不過是香港白華種種醜態中的點滴罷了，但它是真實事態的反映。

本書序言的作者也是香港的一位新聞工作者。這篇序言對香港白華的生活作了概括的敘述，也值得一讀。

我們還記得舊中國的統治者們曾經怎樣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，現在，讓我們來看看其中的一部分——香港白華窮途末路的可恥下場吧！

人 渣

洛 風 著

*

通俗文藝出版社出版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67號

(北京香餅胡同73號)

北京新華印刷分廠印刷·新華書店發行

*

書號：(文)0013·787×1092 1/32·5印張·110千字

1955年7月第一版

1955年7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1—32,000

定價：(4)三角八分

序

史復

「人渣」是洛風兄在香港新晚報副刊上發表的連載小說，原名「某公館散記」，署名「本宅管事」，是描寫香港部分「白華」生活的作品。

有一句話，叫做「時代的渣滓」。一個時代過去了，必然要留下許多廢物，就像一整天過去了，必然要留下許多垃圾。

沙皇的時代把白俄留了下來，蔣介石的時代留下的就是白華。我們有幸在這可詛咒的地方，看見了這可詛咒的動物，他們用各種各樣的方式活動，掙扎，從人民的江湖裏逃出來，一個個都變成了涸轍之鮒，狼狽萬般，一付的可憐相都露出來了。

沒有「老子先前比你們闊得多」的過去，就不成其為白華。在逃出大陸之前，他們多半是「紅人」。他們的紅，不是用千萬人的血肉就是用千萬人的血汗染成的。他們不是大劊子手就是大強盜，用無聲的殺戮或無形的搶劫，取得紗帽或造成財庫。而紗帽的本身就是一座取之不盡的庫藏，人們把它叫做官僚資本。當美國的支援在人民的力量面前被打得退縮時，他們失其怙恃，就只好夾起尾巴，攜同妻妾，離開大陸，靠着過去的資本到這個小島上來討生活。

取之不盡的庫藏是失掉了，身邊的資本在最初還是可觀的。一入「天堂」，且住為佳，

第一件事是頂房子；更有些是早就造好房子作爲行宮了，如今正好用它做避難之地。住了下來，閑來無事，得找個生財之道，不費力而賺大錢（這是白華哲學之一）的就只有炒金子了。然而好景不常，失機與投機同在，炒金有時而窮，就又得另尋謀生之道了，這就是開館子。「老子先前比你們闊得多」，吃得闊也是其中之一，很自然的就做起飲食生意來了。有許多是一邊炒金子一邊開館子的，大抵是白華中的第一流人物兩者得兼，次一等的就只能開館子，下流一點的連館子也未必開得成，心有餘而力不足，擇個麵食攤吧，鑽石山下，白華村前，這種景象舉目即是。食色性也，上面說的是食，另一面就是色了。白華們好財貨兼好女色，是一種性格的兩面。當他們不能財色兼收，有色無財時，就不免要以色換財了，用「敝簪」的皮肉來賺日用的錢財，這是一切白華中之最下者，「紅人」而爲白華，已經是末路，白華而做蜜子生意，就更是末路中的末路了。有的是一開始白華生活不久就走上這條路的，有的是逐漸淪落，由頂房子而炒金子，而開館子，以至於擺攤子，終至於開蜜子，一步一步的成功了新的「五子登科」。當年勝利「規收」的「五子登科」是房子、車子、金子、女子、條子齊備，固一世之雄也，而今——而今是比兔子還不如了，雖然「老子先前比你闊得多！」

「五子」之外，也還另有一「子」出路的，那就是繼續做狗腿子。「天堂」之上，養狗成風，普通人家豢養的多是洋狗。有養土狗的，「花旗之門」是也。這些狗其實都是人，都是白華，或者舞文，或者弄刀，替「今日美國」做喉舌，或者做耳目。美金的津貼成了此輩的維他命，使他們依然得與罪惡同在地生活着。他們是可惡的，他們的吠聲徒亂人意，這就

是謠言；他們的爪牙能爲害於人，就更造成恐怖了。

他們的景況雖然不完全相同，但有一點是相似的：由「紅人」失色而一臉慘白。縱使依然有着兇惡相，同時出現的也一定是可憐相。

他們有的雖然還在炒金子，開館子或者權充狗腿子，但是審子的命運必然是他們共同的歸宿，白俄在前，典型不遠，是無法逃避的了，除非回心改意，悔過認罪，或者戴罪圖功。

那些頑固不化，與人民爲敵到底的千惡不赦之徒，審子在等待着他們，他們必然淪落！他們的淪落相必然是可憐相。人們如果動了惻隱之心，那就大大的錯了。金瓶梅上面有一篇序言說，項羽傳中描寫他的叱咤風雲，只是爲了要和烏江自刎那一着來對襯，對襯出一世之雄的悲慘下場。序言的作者又說，不要艷羨西門慶的一生風流吧，千言萬語，這一些筆墨都是爲了他後來的不得善終而安排的。反過來說，我們要提醒一切對白華的末路淒涼而興憐憫之念的人，不要只看到現在，想想他們的過去吧；不要只看到可憐，想想他們的可惡吧；不要以爲他們無可奈何了，想想他們有自新之路不走而寧願繼續作惡吧。

這是一本寫白華生活的書，我就用這一番話替作者獻給我們的讀者。

一九五一年六月

介紹

你們經過「住宅區」，或者叫做「富戶區」的時候，一定可以看見一幢並不新穎但頗雅緻的洋樓，三小姐常常在山下指着那座房子告訴她的同學：「諾，這一邊，這一邊，死鬼，在那一排尤加利樹的旁邊呵，對了，那法國式的洋房，三層樓右邊那扇窗子便是我的房間。……」是的，這幢樓宇也就是我住的地方，我服務的地方。

搬進這幢房子不過三年，但是我追隨我們的主人已經有十五年之久了！

這件事必需提一提，關於我同主人間的關係，不然你們會把我當作普通人家一個司閤而已，我是不拿鳥槍的①，但曾經有過左輪，雖然從沒有發射過一顆子彈，連野兔子都沒有打死一隻。我也並不是手握七紫三羊的一個普通門房，派克五十一型金筆多年前已經插上口袋了，雖然從沒有寫過一篇文章，連擬公函都從未超過百把個字。——我武官到過少將副師長，文官到過行政督察專員公署主任秘書。不信有委任狀為證。

並不是拿官銜來嚇唬你，香港不吃這一套，我明白，我的意思是，這些輝煌的來頭全出於我主人所賜，他的母親是我祖父的表妹的兒子的連襟的外甥的妻舅，我們是同鄉，住得很

① 拿鳥槍的——香港的看門人不准帶長短槍，鳥槍是可以的。

近，兩個村莊相距不過半枝煙功夫。他「得發」了，留學日本，打過袁世凱，也打過日本人，打過新四軍，因反共有功，升到戰區司令兼省主席，但沒幾天就下了台，讓八路追得雞飛狗跳牆。他把國內銀行、大公司、錢莊、工廠的資金，草草收拾便來了香港，這是他的大概情形，在這三年之中——一直到今天，我們在大門裏還管他叫做「主席」的。

主席不許我多說話，爲了他的部下很多流落在港，怕他們上門找麻煩，有一次一個「團長」跌跌撞撞尋到半山，怎麼說也不走，說是路迢迢從調景嶺來，不見主席不甘休，問他見主席幹啥？說是一家四口快活不成了，要主席顧念他以往出生入死的犬馬之勞，准他搬進來住，即使住小少爺的哈巴狗屋也成。相持五小時，給他吃過三碗大米飯，不走，給他三元錢（後來加到五元）也不走，吵着躺在三姨奶的汽車前尋死覓活，還是二少爺找了個莫囉差^②，才把他像抓小雞似的一口氣提過三丈遠，放在垃圾車上帶下去的。三姨奶還罵了我半天。

主席三年來在家休養不常出外，最近可有點不同了，門口的汽車突然時常停下幾輛，也經常舉行「派堆」，還有高高的外國人和矮矮的也是外國人，電報也多起來了，電話還加裝兩個分機，但主席這兩天大發脾氣，你聽，他又在罵人了！

① 調景嶺——原名吊頸嶺，國民黨的殘兵敗將約一萬人在華南解放前逃入香港，香港政府每年要化一筆龐大的經費養他們。並定名爲「難民營」。

② 莫囉差——香港對印度警察的稱謂。

關 餉

主人，不，主席罵人是「古已有之」，但最近因在美國一筆存款不准提動以後，便「於今爲烈」了，不過這一次他發脾氣是爲了汽油，我忘記告訴你，公館裏有兩輛小座車；由主席和三姨太分用，二少爺自己駕駛一輛機器腳踏車（香港叫做「電單車」），汽油本來「各自爲政」，各用各的，最近因爲外面汽油很香，主席命令把每天剩下的汽油用一隻五十三加侖的大油桶存儲起來。自從限定私家車每次加油不得過兩加侖以後，主席更寶貴燃料了，上星期他「讓」出一桶，事後據他說：「這生意可以做」，像他這樣有錢還幹這一手，難怪老張老徐——那兩個司機在背後老是伸舌頭做鬼臉，不過主席總是這樣對客人道歉：「本來我派車送你的，實在汽油限制太嚴，重慶時代一點汽油一點血的日子想不到又來了，我自己也不大坐車，除非有要事，真對不起！」大概他發現那桶油少了，於是拍着油桶大罵：「看你們這樣浪費公物（他是這樣罵的），下一輩子罰你們長四條腿！」一面把桶打得噹噹震天價響，照例他發脾氣大家「避之則吉」不聲不響，主席四顧無人，便蹣手蹣腳溜到我房裏來：「元旦銀行放幾天？」他一問我便明白，是該「關餉」的時候了。主席的結髮太太始終沒有離開過故鄉半步，得滙錢去；二姨太攔在澳門，得滙錢去；三姨太在樓上，她是管家的，得送錢去；四姨太（二姨太的「陪嫁娘姨」），當京滬撤退時給主席遣送到了台灣，也得

滙錢去，大少爺也在台灣做國防部的什麼處主任科員，照例可以招呼招呼他的第四個母親，但他同她勢如水火，主席常要我寫信去：「字諭英兒知悉……」然後責以大義，但到頭來還是要他滙錢去。

「你算一算，」主席放下雪茄：「得快點滙，台灣物價跳得厲害！倒楣，人民幣又提高了！」

我打開卷宗，照名單算了一算：「澳門，西洋紙^①，大人一名，小孩三名，女工一名，親戚大小五口，共計十口，醫藥費、教育費、服裝費……一比八角半，三千元。

「濟南，人民幣，大人一口，女工一名，其他七名，一共九口，一比四、五〇〇，一千元。

「台北，台幣，大人一口，小孩二名，女工一名，醫藥費、教育費、服裝費……一比二元五，二千五百元。

「本公館，主席，三姨太，二少爺，三小姐，九小姐，家庭教師，奶媽一名，女工二名，司機兩名，男工兩名，還有我……亨勃倫生活費和薪工二千六百六十五元五角，醫藥週轉金五百，服裝週轉金——新年，二千五……一共一萬二千一百六十五元五角。」

「……」主席無聲地嘆了口氣，把雪茄送上嘴邊，由於手指微微發抖，不太長的一截煙

灰正好「吱」的一聲掉進了我桌子上那瓶派克墨水裏。

抗 議

「慢着慢着，」主席在我小屋裏繞室徬徨。「錢是不算多，不算多，無奈這幾天頭寸太緊，萬把塊錢都不易週轉，緩一步，緩一步。」

繞了幾個圈子，他走了，大概他回到房間沒一會兒，一隻大花瓶從二樓三姨太的臥室裏給扔下來：

「彭……」

緊接着，三姨太宏亮的嗓門在整個公館裏作緊急粗獷的「廣播」：

「又是明天，又是明天，你叫我今天怎麼過！你說，你說。」又是一陣乒乒乓乓。我回過頭來，嘿，一大羣，男工女工奶媽司機他們不知什麼時候向我集中的，大家做個鬼臉，大家在家在笑。

「三姨太又在抗議！」司機老張向奶媽擠了擠眼睛：「吳媽，你向你的丈夫——」話沒說完，吳媽就用么妹的洋娃娃作爲武器，在他的頭上「咚」的一下。

利用我們仰首靜觀，屏息靜聽的機會，我要把三姨太同你們介紹一下：她長得很美——至少在主席眼中是如此，據她說在一個什麼地方的大學畢過業，所以主

席的洋人朋友一到，她便搶在主席的前面歡迎出去，一個勁兒「哈囉」，接二連三的「惠爾康」，雖然洋人同主席的談話到頭來還是由洋人帶來的譯員去料理的。但無論如何，她很會應酬，黃經理是上海人，她使用上海話去招呼他：「吾尼是同鄉，吾從小勒浪白來泥蒙馬路浪度起來格！……」何總司令是本地人（星光銀行的老闆，就是喜歡穿軍裝的那個胖子），她便笑吟吟地告訴他：「我地係香港教會學校唸書嘅，廣東朋友多，廣東人好熱心嘅，你地嘅肥佬，睇，你地嘅大肚子肥得好靚。」韓次長是北方人——就是菲菲大公司的董事長，三姨太便專請他吃餃子，吃烙餅，大蒜大蔥帶辣醬，吃得噴香，可是客人一走她便到廁所裏用小指頭挖着喉嚨「哇哇哇」地苦吐一番，然後哼唧唧躺個半天。但或許黃經理長得挺神氣，在主人的朋友中間，三姨太是最歡迎黃經理的。

「你說！你說！」聽，三姨太在向主席抗議：「時裝公司五千八！今天不去拿，今晚上叫我怎麼走得？噯噯噯，我的老天哪！這種日子還不是死了拉倒哇！」

妖 姬

二樓三姨太同主席的抗議場面一直維持多久，不知道了，我們的腿都發酸，老徐已抽掉

一包十支裝的「高夫力」，反正在公館裏這一類戲有的是，不知道什麼時候開的幕，也不知道什麼時候閉了幕。

——是的，拿我們公館比喻一個舞台，倒蠻合適的。

因為，三姨太常常顧影自憐：「你們看」，——或者，「您瞧」，她把頭一扭，腰一扭，嘴唇微微作委屈狀：「他們說我像白——光。」

自從她看了「一代妖姬」，便找遍各大公司，幾乎化了近十加侖汽油，買到一枝足有七寸來長的象牙雕花煙嘴。再看第三遍「一代妖姬」，回來以後一天到晚哼京戲，買了三四打梅蘭芳和荀慧生的唱片。到第七遍，她引爲憾事的，就是沒找到那一頂又高又大的皮帽子，一度要我寫信給白光，問她這頂帽子是哪裏買的，正好主席回家給看到了，背着她撕成片片，朝我瞪一眼，一句話也沒有便上了樓，到今天爲止，三姨太還耿耿於懷，說白光架子大，連回信都不給。她常常指着房間裏一大堆二十四寸的明星照片向她的朋友訴述：「瞧，人家瓊芳婷，寫封信去要照片，寄來啦，愛路扶連，寄來啦，這張惠斯摩勒，還是十年前要來的，我一直保藏着，這張尊榮，收到不過一個月……上面還有親筆簽名哩，我寫信給白光問一件事，她到今天還沒回訊！」

但她對於白光的欣慕則迄未更變，從她罵人辭藻中多了個「王八蛋」●可以證明，「人家大明星罵人都罵王八蛋的，以後你們惹了我……」

「你儘管罵，嘿嘿。」她的主席，以及主席的朋友都滿不在乎，那位大胖子老闆還說

過：「最好你罵我王九蛋，嗨嗨，王九蛋豈不比王八蛋還過癮？」

瞧，她，就是三姨太她下樓了，主席跟在後面，沒有像平時一樣挽着胳膊，像結婚進行曲似的一步步走下來。

「老張，」她到樓梯口便嚷着叫司機，聲音顯然帶點沙啞。

老張早在樓下等着了，但他不響，大家也不響，公館裏顯得特別清靜。

「人都死光啦！王八蛋！」

我看不理睬了，我迎上去：

「太太出門？車子準備好了。」

「要你來幹什麼！」我嚇一大跳，怎麼她發起我的脾氣來了？原來是跟主席說的，主席手裏還拿着一枝沒有點燃的雪茄。

霸 王

三姨太和主席坐了老張那輛車子出門，我們便到草地上蹣跚蹣跚，目送小座車在山徑蜿蜒而下，三姨太罵人的聲音還不絕如縷。倚着路邊的鐵欄杆作鳥瞰，山下房屋櫛比，炊煙裊

● 王八蛋——電影女演員白光從南洋乘船回香港，靠岸時在甲板上向接她的朋友大聲訴苦，說這趟在南洋碰見的盡是王八蛋，欺侮她云云。

曼，心頭也不無感慨，我這個公館管事算怎麼回事？何年何日抬起頭來？正想着，忽然山下塵頭大起，「拍拍拍」的聲音連珠般響着，一輛電單車箭似的至少用四十哩速度往上衝來，上面坐着個小伙子，頭戴闊邊呢帽，鼻架黑眼鏡，身穿茄克，脖子裏圍着條紅黑交織的大圍巾，兩端在後面飄着，穿一條深藍白邊的牛仔褲，一雙高統厚皮黃靴，一半埋在窄小的褲腳管裏。頭部往下，兩肘向外，手上戴一付大手套，半個身子壓在車子上，腰部高聳一個龐大的眼鏡盒，一條綴有銀星的寬大黑皮帶巨蟒似的緊緊地圍在腰上，車子兩邊掛着一個也是黑皮銀星的大口袋，裏面不知藏了些什麼，在叮噠作響。

——二少爺！

我這一呼，司機、吳媽、女工他們停止了草地的嬉戲，都來了，么妹兩只小手緊拉鐵杆大聲叫：

「俠客！俠客！」

么妹並沒有叫錯，二少爺喜歡人家叫他「俠客」，但自從「霸王妖姬」在香港上演以後，他自己正名為「霸王」，同時他簽名的英文縮寫也變成：「B.W.」二字。

霸王看見羣衆郊迎，夾道歡呼的熱烈情況，不覺大喜，他本來像一個騎士似的俯身馬鞍作疾駛狀，倏地挺起作站立狀，右手從褲袋裏掏出一塊大花手帕不斷揮舞：

「呵……呵……呵……」

這是泰山在樹林裏的聲音，也是二少爺在最愉快時候的聲音。

車到門口，霸王來了個驚險鏡頭，他把前輪衝向吳媽，但立刻一拐進了大門，把一撮人駭得擠成一團。

「老徐，」霸王下車，把兩隻手套分兩次像打壘球似的向老徐扔過去，「把車子擦一擦！油管子有點小毛病，沖沖電。」

然後他揚長入內，在門口忽然轉過身來，向我們右手一揮，左手齊在腰間，作一個溫和的微微的鞠躬禮，然後吹着口哨，揮舞着圍巾，跳着踢躑舞進去了。

碼頭

你們可別小看了二少爺「B.W.」，他雖然把學校當作咖啡館，唸到現在還沒個名堂，但對於任何一個都市中吃的、喝的、嫖的、賭的、玩的，只要是邪門兒，他都在行。在京滬時候，他入了「幫」，在北方，他又「在理」，在學校，他是三青團員，當過一個半月的「青年軍」，受不了那種生活回來了。到這裏以後，他又打開了「碼頭」，但他的手下不是本地朋友，儘是「外省人」，有一天他曾要我去「開會」，命令我坐在他的電單車後座上。

「這個位置平時是我女朋友坐的，今天請你坐，特別優待。」他遞過來一枝「Coca」。

「我們上哪兒？」我問他。

「開會，今天成立，你算是我們的主任秘書。」

路上，我拚命抱住他的腰：「慢點，二少爺，要把我摔下去了。」

越哀求他越有勁，電單車開得越快，在佐頓道過了海，又一大段路好像到了郊區，在山下邊一幢破舊的屋子前停下，好傢伙，足足有六七十人，男男女女，歡呼着迎接他們的「小老頭子」，我們的二少爺。

「來哉來哉！」幾個女的直嚷。

「大家坐好！」一個癩痢頭拍着手掌叫喚。

吱吱喳喳，在那間破舊的二樓地板上、木床上、破桌上橫七豎八的坐下。

「老爺叔，老爺叔！」癩痢頭推着一個四十歲光景的矮胖子——也是個癩痢頭！到得前面，那矮胖子咳嗽半天吐口黃痰。

「今朝吾尼二少爺來領導開會，大家要謝謝俚！」老爺叔一鞠躬，六七十人忙着又悉悉索索的站起來，鞠個躬，又吱吱喳喳坐下；「小赤佬，儂無沒眼睛格！」一個女人捧住脚，一個西裝較挺的問前面的人要賠兩毫子擦鞋費。

「大家靜靜，」老爺叔講下去：「吾尼勒浪香港落難，虧得二少爺幫忙，以後大家要同心同德，勒浪二少爺領導之下前進，——請二少爺訓話。」

掌聲中，二少爺上了台，用一塊灑滿了法國香水的手絹按住鼻子：「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，大家勿要客氣，兄弟素來好朋友，講義氣跑遍世界碼頭，各位有啥事體儘管尋吾，勿要擺勒心浪！」